

河东风物

永济白塔与栖岩寺记略

□祁世坤

【引言】

我在城里生活，不时回乡下小住。大前年还去了东山的白塔寺，这两年腿脚不便，怕是上不去了，然而黄河滩涂却是常去的。去河滩因为有堂兄的农舍，那里农田阡陌，空气清新，门前是条大道，清静而不寂寞。

近来两次下滩，堂兄都告诉我，夜里白塔山上总是灯光明亮，显然这常年寂静的山野林区有了人迹的活动。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回到村里问人，也不明不白。我想毕竟山脚下的村子，因着山峦的遮挡，是不大看得见这灯光的。然而远离山脚的河滩，平野开阔，夜光远照，出门抬头，就目光对接了。

对于这个新奇事，我辗转询问后，得知是修葺白塔。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这祁家白塔属于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施工的工程公司费时两月，大量砖木建筑材料、脚手架等都得人工搬运。山高路远，前山还有一段农田路可行，而白塔建立在一座高峰上，30多度的陡坡，塔旁原有一条顽石裸露、碎石填补、荆刺丛生的小路，为了方便施工，有几处还用钩机拓宽了。就这样，先靠人背肩扛，而后还得无人机助力。那怎么解决用水呢？山高沟深，这里没有泉池，沟底寻水也是困难重重。

修葺期间，白塔山上的明亮灯光，显示着工程的持重和艰辛。如今白塔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反倒使我思绪翻涌，浮想联翩。说来话长，还得先从这白塔佛寺说起。

(一)溪寺竹影

寺者，白塔寺也；泉者，凉水泉也。我说的是永济市韩阳镇祁家东山上的佛寺和山泉。然而寺毁泉枯，不是天灾，全因人为。

白塔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清乾隆十四年（1749）重修。塔后东南山凹处为白塔寺院，置于半里之外的坪地。寺院山门朝西，东边高崖下有排窑洞，原是僧人起居之所。在坪地西南方位，有一佛殿，内供十八罗汉，想来早时也曾磬钟鸣，香火鼎盛。20世纪50年代

初，佛殿毁于一旦。

白塔寺南有一山丘，我的先辈几代在这里垦荒，给后人留下山田。记得小时候六七岁，有次我和堂兄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日，下山路经佛寺，进了殿门，满目罗汉形体，大肚慈面，金刚怒目，着色亮丽，异彩纷呈。出门时，我顺手在佛殿捡了根木棒，哥哥说那是“神物”，会得罪佛“yaya”，就再也不敢进殿了。也就是此后几年，大约1953年，佛殿被拆了。拆下的木料之物，运下山盖了村里的舞台、学校。还有那个凉水泉，位于佛寺之南沟凹，距寺也就百十步远。这一汪山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被人为毁弃，想炸开泉眼，使沟渠涌流，扩浇山下农田，谁知水流下潜，山干泉涸，弄巧成拙。

这两桩事，都与白塔有关。因为这寺叫白塔寺，白塔如同寺院的旗杆，耸立在高高的前峰上。这白塔寺，全然得益于这一处山泉。这个泉池，方圆丈余，池深三尺，清澈见底，水质甘冽。炎炎夏日，泉水甘冽，也有了“凉水泉”的昵称。这山泉上处有一黑洞，被蔓草遮掩，系泉眼。泉旁一株大柳树，枝条披拂。有人曾见泉旁草丛有条大乌蛇出没，但从未有伤人之说，被人们视为是泉池的“看护神”。

要论先后，应该是先有泉，后有寺，再有塔。这寺选取了个好地方，又得了这一处泉池。寺院前面沟坡是一园竹林，十亩有余。竹子虽然不高，但密实浓郁。竹林顶层在山风吹拂中，晨间雾霭弥漫，绿波荡漾，颇有韵致；夕阳晚照，金光滚烫，又给寺院平添几多风采。这一处“溪寺竹影”，据说还是清代“永济八景”之一。

(二)塔群遗梦

白塔寺位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栖岩寺之南。据《大清一统志》载：栖岩寺“在永济县（指原蒲州城）东二十五里中条山北，后周建德中建，初名灵居寺，隋仁寿改今额（栖岩），明洪武初，并白塔寺入焉”。

栖岩寺历史上亦为禅修之地、僧侣庄园。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六月《栖岩寺四至记》碑载：“敕建，仁寿元年，建舍利塔，命寺主僧明达禅师定其边界，四至周围，约二十里，南至阿奴谷底，分水为界，西至谷口过路，北至新罗岭，东至鹤子岭东凹

底。”这东西方向是说从山脚到山顶，北面的新罗岭应该是娥皇女英的二妃坛岗坪，南面的阿奴谷底，想是达及白塔寺的南沟。明初并入栖岩寺域的白塔寺，纳入了僧侣庄园，也就提升了其佛家地位。

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那时早有佛寺，而塔是后建的。中条山在永济韩阳一带是南北走向，现今栖岩寺存一宋塔，白塔寺存一明塔，都是五层浮屠，相距六七里，南北对望，分别为两座寺院的历史标记。

栖岩寺，论其历史盛名，是在唐朝，寺分上中下三处，僧众千人，后毁于地震，没于战火。虽说这胜景难复，但上寺存有一处塔群，为历代僧师舍利的寄所，而今发掘，集成一处，颇为壮观，使人联想到当年“北有五台山，南有栖岩寺”的盛况。那一尊宋建舍利塔，耸峙在寺之北，不为孤独，可谓腹有华章。游人不绝，因它引入塔群，沉湎其间。还因塔群南沟，曾有一处虎趵泉，三者构成佛家胜地，诉说这往世的辉煌。相较而言，白塔寺如今是寺已早毁，泉也不再，唯有这一座孤独白塔，也难免遭损。好在现今修葺，山光映彩，日照生辉。

(三)现代重光

2017年，我们创建祁氏家谱，因为祁家白塔是村社地标，家谱收文以为光耀。出书时得出版社的技术修饰，填补了白塔一角的缺失，心理上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后来我以白塔和凉水泉作一文投寄报刊，取用了白塔的资料片，也就是那个残缺一角的原照。虽是实景，但难掩心头的伤痛。

而这也涉及我另一篇文章，写的是祁家转龙山华佗庙会印记。祁家华佗庙，是祁氏家谱另一处标示所在。永济市南北两大药王庙，“北有扁鹊庙，南有华佗庙”。这些年，扁鹊庙修缮一新，景区广大，气势恢宏。而华佗庙却因庙宇破损，门柱半折，墙体剥落，每年只是民间张罗。时逢正月二十，虽说人流如潮，历年不减，但残旧景象，令人不快。

对于现存文物的维修保护，近闻政府都已统筹，纳入立项计划，安排有序，令人为之振奋，惊喜之余，满怀着热切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河东记忆

万荣王汶石
为竞存中学写毕业歌

□夏明亮

王汶石（1921~1999），原名王礼曾，曾用名王仲斌、王蕴石，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鱼村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柳青、杜鹏程等同为陕西文坛的代表性作家，曾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等职。其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中篇小说《黑凤》、歌剧《战友》、评论集《亦云集》等。

1936年，冬绥远抗战开始后，在荣河县高小读书的王汶石深受民众抗日热情的感染，开始投身抗日救亡活动。那一年，他只有15岁。翌年，他积极参加牺盟会领导的荣河县儿童救国会工作，后参加荣河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夏，日寇占据晋南，他跨过黄河，进入西安竞存中学（后因战势紧迫该校迁至凤翔县）读书。

竞存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车向忱于1936年创办、以招收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一所进步学校，校园里处处充满救亡图存、抗日救国的氛围。在这里，王汶石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先后担任中共竞存中学特别党支部学生支部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

时任竞存中学教务主任的张寒晖，是王汶石的语文老师兼音乐老师。这时的张寒晖已创作出传遍大江南北、风靡中华大地的著名爱国歌曲《松花江上》，成为

深受国人爱戴的音乐家。在张寒晖的影响下，本来爱好文学的王汶石也爱上了音乐。

1941年夏，临近毕业的王汶石回顾自己在竞存中学度过的三年艰辛而火热的生活，憧憬着毕业后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光荣使命，创作了《东北竞存中学毕业歌》：

从敌人的毒焰下出走，
战火把我们集合在一起。

三年了，同学，
我们被幸福所抛弃。

蜷伏在残破的古庙里，
穿一身破衣，咽几口粗米。
小河边，林荫里，我们严肃地工作，活泼地学习。
昨天搬完了石块，今天筑好了墙基。
竞中啊是我们所开辟，
竞中啊是我们的园

地！
三年了，同学，
我们将要分别，然而，这不是散离。

创造、团结、耐苦、奋斗，
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百十只手儿拉起，
朝着敌人冲去。

在黑水白山高插起，猩红的我们的国旗！

这首歌曲署名王仲斌作词，经竞存中学戴贊翼同学谱曲，很快在校园内外传唱开来。至今，在竞存中学许多校友的脑海中，仍然回响着那激昂奋进、真情洋溢的旋律，成为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难忘记忆。

文化动态

“公益寻亲”为烈士家属圆梦
运城籍烈士张根旺亲人首次赴晋中祭奠

运城晚报讯 6月2日，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并长眠于晋中烈士陵园的运城籍烈士张根旺的亲人们，在山西公益寻亲专委会志愿者的陪同下，77年来首次来到晋中烈士陵园祭拜英烈（右图）。

张根旺烈士，192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生前系十五纵队四十五旅一三三团九连战士，牺牲后长眠于晋中烈士陵园。

当年，张根旺烈士牺牲消息传到家乡，他的父亲和村干部去太原寻找多天无果，此事一直是他的父母和家人心中放不下的挂念……此后70多年间，张根旺烈士的亲人一直期盼烈士信息，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和寻找烈士长眠地，并嘱托后人不断寻找。

三晋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山西公益寻亲专业委员会，在寻找解放太原牺牲烈士的信息资料中，获悉张根

旺烈士长眠在晋中烈士陵园。自2024年年初，就安排运城工作站志愿者查询，在寻亲志愿者文志坚、温庆云的不懈努力下，今年5月18日在盐湖区泓芝驿镇北古村，终于找到了烈士的亲弟弟，81岁的张喜财。

6月2日当天，张喜财带领家人从运城赶到晋中烈士陵园祭拜哥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圆了三代人的思亲之梦。

（冀古陶）

